三樂齋

# 龍門四書人物備考

上論 卷四

PL
2463
Z8H78
1740
v.2

LIBRARY
JAN 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孔魯國角音子姓之後其先黃帝之裔微子啓封宋父世至孔嘉又以字爲氏又五氏节叔梁紇生孔丘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

弟　中卿禮錫　和卿義錫　成卿智錫　參訂

##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初微子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思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共生襄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嘉生金父金父生睾（皐）夷睾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攻殺孔父而取其妻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本姓解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反懷十一月而生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而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

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祖父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一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名曰藏云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異神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子繫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自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

之虛大情乎夫子之不遇明主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遺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丘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

年矣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又曰先聖凡三十九表反手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能形虎掌駢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脣注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二十四理頂似唐堯額似虞舜項類皐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年譜起庚戌盡甲戌見景王事紀

一歲在魯　二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　四歲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或曰是歲聖母卒合葬于防　十七歲魯大夫孟釐音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禮正樂制作春秋讃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

後。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其子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君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考父廟中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腰曲也傴則又加謙矣俯則身至地矣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不敢妄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猶入公門在朝言也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學禮

在昭公二十年○出周公七年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是年子鯉生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二十一歲爲乘田吏。畜養蕃息二十四歲望母顏氏夫人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之衢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蓋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處然後得合葬于防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是少孤也然顏氏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豈人人倫之至豈有終身之世不知父葬地者乎且母死而殯

[illegible]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忍爲之乎野遷
哉亂而治之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
濫而起之自黃志孔子十六歲喪母卒今
吾志天何與從歷聘紀年列在此。闕里
焉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昔者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　二十八歲孔子見郯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信中國之人反不如郯子）　二十九歲聞師襄子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三十歲（孔子曰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餼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于外

莊子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館周使至言宣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王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闕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出史記老子傳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私己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

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耼曰請問何爲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者仁義之情也老耼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教乎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

矣子曰敬受教（出孔子世家）又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形貌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佞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却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必敗無多事多事必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

也



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作諧）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

之節異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晏明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於魯出孔子世家○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季子之長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乎。○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滅明生○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夔一足獸越人謂之山繅也罔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罔象一名沐腫能食人土之怪羵羊羵羊雌雄未成者也○出孔子世家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當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

陵季子之子祀也其合矣乎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先王以肅慎矢分大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

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屬湖州)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滅長翟)今謂之大人(孔子時改名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十倍僬僥州三丈也)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出孔子世家)○四十三歲(是年弟子有若生)○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出孔子世家)○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此是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主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是年弟子曾參顏辛生)○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飾強弱

齊見鳥于殿振翅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
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
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奚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
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
法而不用無姦民○四十八歲遷司寇是年弟子顓孫師生○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
齊生○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儒曹䘏伯虔生○五十一歲為魯
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
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
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
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語初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鞸
麛鹿子也鞸刀鞘也麛裘指子所服鞸指子所佩投之無戾投棄也戾過也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何如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衣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篋衍巾以衣

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時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避路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出綱鑑）

五十二歲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禮之簡略者）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音伐）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侏儒（侏儒矮小之人）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

變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蘄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

惑言侵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景公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返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出孔子世家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出孔子世家

○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其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譬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犂鉏曰請先嘗沮之齊人歸女樂魯受之荒於政事及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不稅冕而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杖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出彼缺也（謂昔與陽貨入匡所被攻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云云　乃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出孔子世家）　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也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音虬）然孔子曰吾尚為弗見見之禮荅焉（上見如字下見音現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荅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翱翔也）孔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五十七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

蒲在衛西故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吾求

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爲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伐其與公叔同叛者靈公曰善乃不伐蒲出孔子世家

○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謂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諱傷

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

[illegible]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琴曲名也）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出孔子世家）○六十歲在陳秋季桓子病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嘆○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既而反乎蔡而有問津諸章之語○六十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哀公四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

遜之據食子
荊簡之由立
子不貢之圖
古君謂是采
眞之遊以富
爲是者不能
蘧蒢以顯勇
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操
之則慄舍之
則悲是天之
戮民也○老
萊子弟子出
薪遇仲尼反
以告曰有人
于彼修上而
趨下末僂而
後耳視若迎
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至曰

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草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適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出家語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也。書籍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出孔子世家○六十四歲在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illegible]

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其窶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六歲夫子亓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出檀弓

○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在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季康子遂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居魯出孔子世家

孔子至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出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

焉終矜爾○孔叢子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說苑東郭子惠問子子貢曰夫子之門

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中日中冥昳也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出家語然譬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刪書正樂贊易修春秋以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出孔子世家○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車子獵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

大今多名林木
民固之門多
疾入眠勵之
旁參賾鈎詩
玄蒐被柳斯
鳴劇時乍有
灌者楚楚淵
淵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
○仲尼曰非
其地而樹之
不生也非其
人而語之弗
聽也得其人
如聚沙而雨
之非其人如
聚聾而鼓之

作春秋文成致麟至者信矣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何也曰麟王者之瑞也今出非其時虛應其聖人所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擧十二公行事 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此十二公也。 據魯親周 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曰據魯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纏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春秋譏王於天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 反手卻後以曳其杖 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依放也 夫子

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七日而沒出檀弓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弔善也不憖憖且也遺一老孔子也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也言毋以自爲法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

謏聞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化民成俗如虞庠之於穆時雍乃爲全而此必由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皮弁有司玄皮弁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學者尊敬道藝也○宵雅肄業時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而肄習之以居官任之美誘諭其初志也○

[illegible]慮憲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求善良也親賢是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illegible]如就見之就賢體如[illegible]之體遠遠之臣也是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欲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也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兌音說曰念終始典典常也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兌命曰斆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學者家有塾塾音熟黨有庠術有序術當作州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經斷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趨向之邪正也三年視敬業樂羣[illegible]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取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

鼓篋入學時大胥鼓徵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出書以進其業也○禘五年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其心志也

家語弟子解有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荀子有若惡臥而焠掌

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絃不學博依（廣求物理）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不興此三者之藝不能好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言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于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有子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仕而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

箕宿也畢星好雨月陰象詩于畢則有雨

……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南宮敬叔失位去衛後復反必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之言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爲司寇三日以女樂去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使二子繼往者欲觀楚之可仕與否也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出檀弓上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於畢降有雨他日月宿於畢又無雨此何故也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

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車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二人合六鄉得計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者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與疑內兩千乘亦大者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席出史記

千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千里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

子夏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弟子行逆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弟子解云卜商習于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

傳之駟…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棚下思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冢井一日之間也

至者極盛而無以復加也微者至微而不泥于迹也

家語孔子讀

…史果然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問知詩之爲用大否）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出韓詩外傳）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弥益而身弥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

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出禮）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

天位猶允棻以措己充諸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虛也夏緣見吾門滿而無極充意而不節敵以發民如草斧為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興起也今而不減滿也子夏門牌請志之而終身奉之

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戰於胸臆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出韓非喻老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錣疇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出韓詩外傳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也。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出檀弓上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敍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墓在曹州西

三十里十二都

陳潁川後音
周武王封舜
後胡公滿于
陳以邑爲氏

## 子禽

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車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人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以下引墨子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端木複姓
益衛門子貢
事孔子一年
自謂過孔子
二年自謂與

##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illegible]

子弟子解云子貢有口才孔子常詘其辯家累千金歷相魯衛而終于齊

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繞面有異相性至孝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為人下其猶土乎夫土者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與爵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出韓詩外傳

魯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吳子在橐皋使人召衛來會衛辭吳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十端為束以往聽吳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出左傳

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子石即公孫龍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

謝公之得甘泉井樹之得功五穀孺草木殖谷爲淵魚龍蛟爲生則立功死則入福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上乎

魯國之法出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

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伐魯若魯破則有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

金孔子謂之曰賜失之矣夫舉人之與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于諸侯矣

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千鈞喩齊并加銖喩魯今以萬乘之齊而思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

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哉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

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illegible]

吳之乘弊以
爲節制而亂也
甚有由然也

吳王……以兵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黃池衛地)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太宰嚭)破吳三年東向而伯(出史記)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伯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出家語)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類考云先儒皆用六骿纇筆必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故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精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于辰巳之辰辰位乃星纏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最[illegible]

北辰　按北極之紐星名天樞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以北斗爲北極誤也

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居天之中以正四時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　晉志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北四星曰女御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又北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出度授政也　玉海云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囘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囘七十二度當見不隱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

長大火天帝之座爲企星之長故長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於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故以所始者言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爲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曰撫

則緯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遵緒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書曰大君惟辰衆庶惟星

魯頌駉之詩全篇四章此第四章

駉駉牧騎肥張貌牡馬在坰之野林外謂之坰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有驔有魚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二目也以車祛祛彊健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詩三百篇名

國風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以貢天子天子列之樂官以考俗之美惡政之得失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

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亦以天休無星之處爲辰哉

詩有三經風雅頌有三緯賦比興賦直陳其事也比以他物比此物也興先言他物以引所詠之詞也

周南詩十一篇 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邦國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後之修齊治平者取法得之國中者繫以南國謂之周南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全體葛覃卷耳言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德惠之及人其詞美后妃質著明文德之效

召南詩十四篇 詩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被化甘棠以下又見由召伯能布文王之化皆能修身正家以及國

邶詩十九篇 邶鄘衛三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之地後皆入衛故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

鄘詩十篇 衛詩十篇

王詩十篇 王謂周東都洛邑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平王徙居東都王號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鄭詩二十一篇 鄭邑名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

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

齊詩十一篇 齊本少皞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故爲大國

魏詩七篇 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

唐詩十二篇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秦詩十篇 秦本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

陳詩十篇 陳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

民化之

**檜詩四篇**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居秦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于衛

**曹詩四篇**曹國地在禹貢兖州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豳詩七篇**豳國在禹貢雍州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祚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作之詩以附

**小雅**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本有大小之殊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各以聲附之

**大雅**

**頌詩三十一篇**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魯頌四篇

駉四章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有駜三章燕飲頌禱之詞

泮水八章泮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也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頌禱之詞

閟宮九章僖公時修閟宮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

商頌五篇契爲舜司徒而封于商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那一章以此爲祀成湯之樂

烈祖一章祀成湯之樂

玄鳥一章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及其有天下之初

長發七章大禘之詩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也

殷武六章祀高宗之樂蓋特爲百世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

政刑

周書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〻在上明〻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此言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仲弓見於孔子曰雍聞桀紂之世至刑無所用政成康之世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無簡〔簡覈實迹〕之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

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復識審也）　書呂刑（穆王命呂侯所作其贖及五刑不可爲訓然一篇中猶有哀矜之遺意）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刑之疑者）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威勢）惟反（德怨）惟內（女謁）惟貨（賄賂）惟來（干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事重情輕）下服下刑適重（事輕情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

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制期無刑民協于中祥莫大焉○兩造兩爭者皆至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簡孚閱核而可信乃合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則合于罰也罰贖也過誤也疑于罰則宥于過而赦之也惟良折獄言聽訟當擇其人也明啓刑書胥

古之良詳明法律而以衆占庶咸庶中正庶几無過忒也言聽人以當盡其心也

昭公十五年孟僖子會鄭莊公盟於侵羊泉丘人有女奔之亂其幃幘孟氏之窮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成于下而民信輸而孚輸于上而君信其刑上備有幷兩刑出家語

管子政與教孰急曰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雲之靜乃及人之體䆗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孟懿子

孟懿子仲孫氏名何忌魯大夫孟僖子之子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說即敬叔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

遠氏之邊反自侵豚有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從無子使字敬叔春秋與泉公三十二年懿子會齊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入國師哀公二年懿子伐樊上党商音文王後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

子也傳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出孔叢子）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毋賤之）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且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出說苑）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樊須少孔子四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冠藻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因氏

不信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出左傳其祥見冉有）

孟武伯

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此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孟武伯將圉馬於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不許圉馬）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孟孫以成邑之民貧困不養馬于成邑恐妨民）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成備禦襲圉武伯之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成人袒免發喪哭於通衢請聽命其使孟氏亦不許）懼不歸（成人懼不敢歸）○出左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逼成也）○出左傳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公弟不八公故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主盟者）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出左傳）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入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

言大原宮言○子游在聖門有文學號爲習禮名言喪制見家語檀弓

禘禮制於周公而其子孫犯之

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出孔叢子後逆公五梧見康子傳中

## 子游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弟子傳云子游既以受業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知受學於夫子弟子行云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兩闕觀也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禹天子也契天子之祖當與配

之則周公之道喪矣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馬絰以牡麻為絰也

天之祭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推此二國可以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雖致太平不過人臣乃與天子同是禘是周公之道喪也○出家語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文子名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辭其服子游曰禮也猶為非禮之服以譏之非真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在門東南近門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辭其立於臣位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立喪主之位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復就喪主之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門近東北將軍文子之喪即彌牟既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服猶禮無弔人子除喪之後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者蓋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出檀弓上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壹常也言喪踊

微情殺也哀賢者之過乎情故立哭踊之節以殺其情慮不肖者之不及情故為之興起哀絰之物使之睹物思哀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

之辟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昔此則哀為之在

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

若直肆以情徑率行之哀哀或不哀漫無節制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人喜則

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矣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

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能免死者之可惡矣始死脯醢之奠將

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始死則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体之遺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有死者享之乎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

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出禮記檀弓下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

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珮

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

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

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出說苑　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文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邑人皆絃歌稱至於今吳郡蘇州府有子游家云。

偃王制曰徐國宮人姙娠而產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銜所棄卵以歸孤獨母以爲異覆暖之遂蠕蝡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國

##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　春秋考異郵云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云狗斗精之所生也　爾雅云犬生三玃音宗二師一玂音祈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龍狗也。　說文曰狻。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獫犬喙不止也獒犬人心可使也。犴壯犬也。狄赤犬也　呂忱字林云獹韓良犬也猔宋良犬也。猏逐虎犬也。淸異錄曰犬曰守門使。帝嚳高辛氏有狗名槃瓠其文五色。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從槃瓠盛也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繭以瓠離盛之以槃覆之有頃

圉兆衆臣死耳出為而九居雒佳龍也假王莽之徐梁恭內兮名狗嘗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皋其補馬非臣之比也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於沙丘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

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 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春秋考異郵云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爲地地主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埤雅云馬一歲曰駭又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馬八歲一變故從八也　周禮曰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又曰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駕五路故稱龍七尺以上爲騋諸侯之上駟故稱騋六尺以上爲馬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種馬良馬可爲種者玉路用之一物謂以一路相從也戎馬一物戎馬駕戎路者齊馬一物齊馬駕金路者道馬一物道馬駕象路者田馬一物田馬駕田路者駑馬一物駑馬給宮中之役　凡馬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多也春祭馬祖天駟星也執駒馴性

矣子之所求馬者色物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得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

春秋緯曰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麴釀黍爲酒法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

未定執之無令近牡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牡馬蹄齧不可乘用故因夏頒馬而攻騬其蹄也秋祭馬社始乘馬者臧僕簡爲馭者令皆善也冬祭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獻成馬於王講馭夫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講謂習僕馭之法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皆有合用之馬毛馬而頒之齊其毛色而頒授之飾幣馬以馬與幣同贈賜皆則校人飾之執扑而從之馭者執鞭策而從之馬質禁原蠶原再也禁再蠶者恐傷馬也

魚豢典略云神馬者河之精代馬者陽之精　拾遺記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馳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行八名挾翼身有肉翅

## 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　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而味美也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出漢食貨志　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

[illegible]傳古潮其[illegible]勢且汚特陰[illegible]頭拍歷不但作酒

禮記月令曰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

[illegible]百品酒之終也經[illegible]　說文曰醨薄酒也[illegible]
一宿熟也[illegible]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　樂記云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縱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
因為酒禮壹獻之禮惟士之饗禮一獻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
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世說云桓溫有主簿善
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飲好酒也至臍下平原有鬲縣飲惡酒停于胸膈之上　世本云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周禮
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酒之名一曰泛齊泛者酒熟而酒滓泛泛然也　二曰醴齊醴者體也成而汁滓相得也　三曰盎齊盎者成而翁翁然蔥白色　四曰緹齊緹者成而紅赤色　五曰沈齊沈者成而滓汁于下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酌有事人飲之　二曰昔酒久釀乃熟　三曰清酒更清于昔酒祭祀用之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即醴之清者也　二曰醫為醴釀粥也　三曰漿即今之截漿米汁相將也　四曰酏即今之薄粥酒也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

以實八尊。大祭三貳。貳副也如祭天地宗廟用酒一尊以三尊為副而備之 中祭再貳。中祭日月星辰岳瀆五祀也 小祭一貳。小祭風師雨師山林川澤也 皆有酌數。祭大則所酌多祭小則所酌少 唯齋酒不貳五齊之酒特用以祭無貳尊 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用六穀黍稷稻粱苽麥 周書曰黃帝始烝穀為飯。

禮學記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

## 師

禮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也。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

子張魯之鄙家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身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于學

禮記曲禮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

以爲師　莊子說符篇云八歲爲舜師史記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子張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弟子行云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出家語又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倀倀猶迮迮何所之譬猶終夜過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行法非道威嚴不行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葉公好龍鉤以屋室雕文皆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窺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主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出家語　子張子夏相與論終日不决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搤腕疾言賁賁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是以君子賤之也出韓詩外傳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出新序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出檀弓上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出檀弓上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命正常桓子寵臣曰無

死欲何以從事故勑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illegible]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之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復立康子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於艾陵齊地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季康子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與冉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春卒用田賦出左傳二

穀梁胡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春秋于定公元年不書正

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越王太子名與公相得相悅）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康子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康子恐公因越討己故懼）二十五年六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皆毀郭重之貌）季孫曰請飲彘也（請使武伯飲罰酒）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得免從行之役）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遠行勤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以酒失歡）公與大夫始有惡（出左傳）

二十七年。康子卒。

定公初年　註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也　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晉邑公先孫於齊齊侯卑公復如晉）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　左傳季孫平子欲與子家子從歸叔孫成子使告之曰公衍公為（二子加謀逐季氏）實使群臣不得事君

……之子意
……如字

闞公氏闕
羣公墓所在
也

自昭公墓外
墓外為溝使
與先君墓合
賤臣無敢君
之義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者出而可以入者……
此皆季孫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矣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與季氏無怨者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
公氏……將溝焉欲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
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按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非常禮也昭公生務人卽公為及公
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
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亦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

而宋先人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將以市已挾立之恩而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自是不振矣。

嘗聞周公之訓稱至治之治其芬芳之氣感通神明

## 周書君陳篇

王若曰君陳王成王君陳臣名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尹正也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凡有所當廢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同則又紬繹思之而後行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言殷民在刑辟者不可徇人君之意以為刑殺

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事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終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止刑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簡職業者別其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也膺當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李尤卓銘曰圓蓋象天方

信

蘇子由云輗軏轅端持軛者也車馬牛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　春秋元命苞曰萬物之信以水生

輗軏

其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轅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

轅則地輪決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聯軥軛前單是從軏軛之用信義所同

吾極審時為陽武下皆聖人也其消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不得不敬故皆有所損益

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

其最前鉤衡者爲軛而亦通謂之轅輈爲曲木以駕牛而聯於衡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與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爲輈之前鉤衡轅前之橫木也鍥去七寸以桓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軛其平處爲衡合言之衡即軛也轅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韅靷鞅靽之屬故轅軛有不同。

損益

白虎通曰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故禮記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三統

漢律歷志曰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蘖成而黑至寅半日生

凡與事此了丑寅所以天地人之分也

育而成。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以始處建以爲正　新安陳氏曰正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　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

## 季氏

季氏乃季桓子以與孔子同時其先人季友以戴僖有功僖公閔公之兄季友立之爲君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　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舞也

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僣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於禮公當二十六人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而重已也　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

八佾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於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二嫡惠公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別立廟以六佾獻於仲子之廟將萬焉萬舞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大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舞詳見

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湮淤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於選記云舞者樂之容也

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鷰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

春秋魯三家所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子龍而季孫氏始是役也公賜季友汶

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歙行綴長短之制鄭注禮記曰理人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綴長故觀其舞知其德　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析五綵之繒以爲之有羽舞析重翟之羽爲之有皇舞雜五綵之羽以象鳳凰來有旄舞持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有干舞執干盾而舞有人舞人衆袖而舞故文人四儀來上之舞教樂儀行以肆夏逸詩篇名於大寢之中趨以采齊逸詩篇名於朝廷之上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干戚令之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祭名山大川則之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野人之學舞者教之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舞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無功德可形容也

三家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

陽之田及費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敖救徐孟孫氏始

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子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雍徹

類考云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師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贅入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師學士使之舞贅入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有主宰君婦兩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也。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

孝子武王自稱言請侯孝大牲以助祭

雍詩

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牲也相予肆祀肆陳假哉皇考假大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

王既貢享之
以安我孝子
之心也

……文王之德宣昭聖人之道文武……綏我眉壽介以繁
厥行之德故能光大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
右尚也烈文母太姒也○言文王旣沒而……
祉旣右烈考考指文王亦右文母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壽
祀乎烈考
文母也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尙書大傳云天子堂高九雉。雉長三丈公侯七雉子男五雉。

禮樂

貨財民生所資以爲用者棄捐于地而不以時收貯則爲棄而無用故惡其弃于地今但能收貯以資世用是亦不必私藏于已

禮運篇孔子謂言偃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情共專欲逸已而勞人所以怨其不出于身今但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獨營己事

假當作嘏言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大福○幽國幽昏之國無禮以照明政治也

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夫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假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

廟行[illegible]　天子適諸侯[illegible]　必舍之[illegible]必[illegible]　太史執簡記　奉諱惡不以　天子慢人宗　廟也

人君之政必　本于天而效　法之以布命　于下也

法抗弃也言　人君用人當

[illegible]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
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
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
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殽以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
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
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于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
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
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
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何謂人情喜怒哀

取其所長舍其所短也、

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

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

本者始也四時迭相終始而還相始如環無端也○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也○質者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之類

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

二靈[illegible]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爲驚而飛走矣

巫主接神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事而居後瞽爲樂師侑爲四輔或辨声樂或贊威儀而王居其中

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爲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于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義者隨事制宜如隨田之宜而種所當種也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存是如農之去草也

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舉學成功成已成物之道故謂之大順

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于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于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

禮制不同應豐殺所以維持人情交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

大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于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人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修禮達義修禮以為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休信達順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此極功矣故結之曰順之實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

樂書　上古明王舉樂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夫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

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然後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斯樂行而倫淸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家語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不能

刑法制內與天子以爲諸夏而外夷狄是中國詐僞也夏大也言天子四夷

祭田曰庪祭山以黄玉及璧埋于山足曰展埋于山頂曰懸

博物志云泰山一名天孫言爲天地孫也詩曰魯瞻

詩于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以進爲文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夷狄

白虎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狄有五種曰月支狄赤狄匈奴狄單于狄白狄

旅

尚書註祭山曰旅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所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　釋文云旅衆也　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

泰山

泰山一名岱宗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宗者長也言爲羣嶽之長也〇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爲兖

○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乎

州鎮在兗州奉符縣名蓬玄太空洞天　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　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牕山頂西巖為僊人石閭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日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增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阯以報地

冉有 仲弓之族也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　弟子解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　弟子行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嘗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

其稱之曰宜爲國老○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出史記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出家語

揖讓

周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之盡禮樂而可數以爲德行者其唯射故先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祭而君有慶乜以地數不與祭而君有讓則削地

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遂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而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酬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

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

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禮記云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并天玄為六章十二

先升升堂示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揖

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詩巧笑倩兮 全篇四章此前一章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 ○手如柔荑 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 膚如

凝脂 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 領如蝤蠐 木蟲之白而長者 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繪畫之事後素工

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

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白相次也玄與黃

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

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文獻不足

按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是文不足徵也　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是獻不足徵也

禘

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之法魯宗

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　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太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　後漢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

也嗚呼仁人
成王伯禽而
有是情理之
事者周公雖
有勳勞亦人
臣之分所宜
然者成王豈
得遽與而報
之亂天子禮
諸侯祫大夫
享庶人薦諸
侯僭分而階
辱其祖矣豈
得謂之報出
公予為使僭
之郊禘者由
於周王而非
由於周之成
王耳史記云
平王東遷之
初魯惠公使
宰讓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

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五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

天子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郊禘非而天子使史角往者蓋以周公有勳勞賢王而公遂伸之不遺者取信於己禮以其義而成其僭也南觀人皆尚郊不足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而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群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之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加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鐏用雞彝鳥彝朝獻用犧鐏再獻用兩象鐏其迎尸出在堂之時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在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　曰繹祭則同一　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註一　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灌

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　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周禮春官肆師之職祭之日表齊盛告潔及祼築鬻鬻與煮同築鬻取鬱金香草實而煮以為鬯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illegible]於平王惠公之時乎出類考

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僭祀踰僭爲逆故不欲觀

朝踐即朝獻也曰踐者言遵豆有踐也獻尊者飾以翡翠也尊必兩者一實醴齊王酌以爲一獻一實緹

之以[illegible]廟之祭用以祼地降神達芬芳於鬯也凡祼玉[illegible]后用琫瓚濯之陳之。灌之以致潔陳之以待用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昌當作鬯斝當作嘏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謂不和鬱者秬黑黍也一秠二米和氣所生釀秬黍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故謂之鬯鬯備之罍設中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瓦罍也有蓋禜門用瓢齎。禜門禜祭於國門也齎裝也瓢匏謂取甘瓠割去柢以齎爲尊也廟用修。修謂中尊凡山川四方用蜃。蜃畫刻蜃形於尊也凡祼事用概。概尊謂以黑漆爲尊下而朱纓絡腹也凡疈事用散。疈謂磔牲胸以祭也尊椎用漆刷無飾節謂之散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司尊彝。尊以盛酒用以獻也彝以盛鬯用以祼也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雞彝之屬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雞彝刻畫雞形于彝爲飾也鳥彝刻畫鳳凰形于上爲飾也皆有舟。用所以載尊彝如今之承盤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罍所以副貳其尊也諸臣之所昨也。昨與酢同蓋諸臣酌於罍以爲九獻也不言獻者避王后故曰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斝彝畫禾稼於彝也黃彝黃目尊也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曰獻者言其獻齊酒之物也著尊者著地也

罍后酌以盎四獻再獻即饋獻也以序言之故曰再獻象尊者飾以象骨也其沿兩著一實盎齊王酌之以爲五獻一實緹齊后酌以爲六獻王之七獻則犧尊之醴齊后之八獻則象尊之盎齊也

無足也　其饋獻用兩壺尊曰饋者主齊酒而言之也壺尊者以壺爲尊也壺瓠也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祫祭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祀祼用虎彝蜼彝蜼禺屬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大尊太古之瓦尊也其再獻用兩山尊山尊畫山雲於尊也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䃧用鬱齊則莎酌以獻之醴齊縮酌朝踐用醴齊則以茅泲之而後酌盎齊涗酌。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泲之而後酌也涗清也泲也凡酒修酌。諸臣之所昨用凡酒則滌濯而後酌也

## 王孫賈

王孫賈。衛公族大夫也。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排也血至手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此盟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賈

釋名云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

郊外大夫問故公與晉詬詬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絏以從將行將往質晉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出左傳

## 奧

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　邢昺氏曰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曰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禮器云奧者

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灶取火門戶取開闔皆陰陽之動處也不動則為純陰神明不居矣

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illegible]儀雜出于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爲

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爨饎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必報也

竈

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月令云孟夏之月其祀竈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祀竈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為竈神路史云蘇佀始為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

五祀 註

鄭玄月令註云春祀戶春陽氣始出祀戶納陽也祭先脾木剋土也夏祀竈陽氣盛熱於外祀竈從日類也祭先肺火剋金也中央土祀中霤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秋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金剋木也冬祀行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

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貨五官月令以五祀爲戶灶中霤門行自先逆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祭法五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愼云井卽行也

祭先習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illegible]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脾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尸禮

孔穎達曰。祭尸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尸迎尸入卽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饒雙峯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

行者共開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飲先王祀此所以報之也

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至射之主乎獲也庶人之禮也卿大夫或明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為周公廟也。　春秋成公三年新宮災。六年立武公。定公元年立煬宮。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火。○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又云：太廟，天子明堂。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 庫門，天子皐門。魯庫門制如天子皐門 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復廟上下重屋重簷[illegible]下復有板撫 括楹達鄉。刮楹以石磨楹使滑澤也鄉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相對為達鄉 反坫出尊。坫出在尊之外 崇坫康圭。崇高也康安也圭禮器之重不可不謹故為高坫以置圭 疏屏。刻鏤於屏使文理疏通 天子之朝飾也。

## 主皮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正內志 二曰容，外禮直 三曰主皮，不失正鵠 四曰和容，進退閑雅 五曰興舞。節奏比樂　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後非其所尚
故備責大傳
曰戰鬬不可
不習于蒐狩
以閑之也

金仁山曰告
本取牛口之
牲下之告上
則曰告如牛
口加牲有謹
止之意若上
告下則假借
去聲許東
陽曰朔之爲
言蘇也謂月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射賓射也不主皮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
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張皮而射之主於獲也　鄭氏釋
周禮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
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
主皮謂田獵之射也

告朔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新呂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於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甦也

史志魏楊偉表日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曆三代因之世有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周室既衰戰國並爭曆制之羊廢而不紀閏分乖次而不識蓋厥

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朝朔深致意焉　禮玉藻云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

餼羊

餼牽竭也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牲曰

而怪蟄出之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仲尼于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須朔則謂之有禮
雉門公宮之南門也兩觀闕也兩觀在門兩旁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
秦遄平子之姑壻
言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

傳謂生肉未熟者也其首亦是生 僖公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
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

定公 定公初年詳見子奚不爲政章

元年九月立煬宮。初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伯禽子也 至是昭公薨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此兼杜註而言也 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冬盟於郯修郯好也。定公新即位故修好於郯 四年夏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鄭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 而逐仲梁懷。以其不順已故 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族 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詛謂遣盟者當受罰 逐公父歜。即文伯 及秦遄皆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鄭地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 孟孫謂范獻子 即士鞅 曰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以不爲中軍司馬

息肩於晉若爲陽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悠厚待之

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者有如先君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解見陽虎傳冬城中城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中城在海州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秋齊國夏伐魯西鄙夏國佐孫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將乘夜攻齊師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懼乃還不敗八年魯公侵齊夏齊國夏高張張高偃子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即簡子荀寅即中行文子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衛地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今始知執羔之尊也陽虎欲去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夏后氏之璜也大弓封父之繁弱也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齊地孔子行相事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卻之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

僖公而死[illegible]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姊

鼷鼷如鼠很夾漆曰草鼠而微黃又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

雎鳩水鳥有定偶而不相亂常並遊而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一名王雎

鄆讙龜陰田所侵者○詳見孔子傳十一年[illegible]之怨

也十二年使仲由墮三都費郈成也與諸將爲國害故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詳見孔子傳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書非時也大蒐於比蒲蒐公時也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語在子貢傳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宮名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周關雎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此詩

關關雎鳩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貌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君子好逑逑匹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狀類鳧鷺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章據今始得而言

社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其制有墻垣無屋宇以達陽氣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東門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祭義曰左社稷右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起

禮記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崔氏曰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而已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社也

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譚云之
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社。譚云示
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王者鑿屋
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
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
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
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必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
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類考云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
而樹之田主。壝祭社稷之壇。田主田神也。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
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國之
社則屋之。祭則為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
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

周斷殷而頒之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也魯哀公問社因亳社之灾木燼于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對之如此

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左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亳社之災故乎

商初都亳傳二十八世至盤庚而遷殷

夏后氏殷人周人

禮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人所以別於禹

古言予少金
松怪石荆州
柏幹枯栢只
木丁五方名
有宜蔡荆昂
云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
宜栢周都豐
錦宜栗

鮑叔既進管仲管仲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

## 松栢栗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 管仲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出史記）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

令于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蔡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狗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故曰知與之為取

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為釁或為熏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為政焉管子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鄉五分其鄙以為五屬

管子束縛在魯鮑叔薦之桓公請于魯至境以朝巾迎之如齊桓公使之治國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所各成其事陵為之終終為之葬埋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賤之權柄。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士農工商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哤音茫雜亂也其事易易變更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

治公曰何故曰強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遂霸齊

說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國何患仲曰患夫社鼠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

齊。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枷擊草者芟刈草者）及寒擊槀除田。（槀枯草也）以待時耕。（立春後而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犆也刈鐮也耨鎡基也鎛鋤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編茅與蒲以爲笠）身衣襏襫。（郎蓑木）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習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爲能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不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

行師者以御故也大國以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大吉利市天天下太平夫管子四維○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

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作國政而因治政以寄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里則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夫焉以爲軍令（良人鄉大夫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長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振整也）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

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四順篇○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

閭足以不乖晝職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出國語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闢土聚粟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須無輔政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魯將盟曹沫以七首短劍刼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

[illegible]
府者積粟廩
有大資也下
令于流水之
原者令順民
心也使民于
不爭之官者
使各爲其所
長也明必死
之路者嚴刑
罰也開必得
之門者信慶
賞也不爲不
可成者量民
力也不求不
可得者不彊
民以其所惡
也不處不可
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不行
不可復者不
欺其民也
上經篇●御
民之轡在上

怠小快身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記[illegible]○七年桓公會諸
侯於鄄衛地齊始伯○二十四年魯莊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
伐邢國名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遂救邢出左傳○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
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詳見桓公傳○三十
三年桓公盟諸侯於甯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言於桓公曰臣
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修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齊言於桓公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右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于未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共時事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也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責其逆盟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命即罪人也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謂子華之奸謂是列子華之奸於會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未可乘間取國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也後別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同

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上

異姓謂之伯舅叔舅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 出國語 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出史記 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 前年戎伐周故王使管仲平之 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守臣國子高子天子亦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若春秋時事聘於周奉承王之命令臣既受上卿之禮則王室何以禮國高 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 受下卿之禮而還 出左傳 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

右六親五法仲大悅以報桓公遂相齊而□

宮以適君（宮制勢也）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出史記桓公傳見）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出史記）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載（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以戮力同心西征攘北狄之地反胙於絳（文乎反復也胙位也絳晉所都也晉獻公卒奚齊死國絕無嗣晉侯奪其作立而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反之然後……）

是爲僖公事在僖公九年大朝諸侯於陽穀齊地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邑者三五
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正王室頪之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力也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出史記

國策云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

三歸

說苑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
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
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
乃謂管仲政則卒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
以自傷于民　金仁山曰三歸之臺據每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
其上方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
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一爲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

天子設于門外諸侯設于門內大夫士設于庭中

古法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列子く楊朱與孟氏語曰管仲之相齊

以高尺統之用積累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　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管仲蓋三取女也

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之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反坫

禮書兩君相見於廟㝷于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于尊南故曰出尊又于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音紀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隅○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既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君者乃有反
合乃從道行
國亂死之後
管氏而已田
氏之相齊也
君欲則已降
往歟則已施
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
墓之至今不
絕

拜見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鄭玄注以坫爲王宮周禮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以組爲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臺門兩旁起土爲臺臺上加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　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儀封人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邢昺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名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 木鐸

類考云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狥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狥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狥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狥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狥於宮所以示祔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朝所以示祔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之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宮正治官之屬也小師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

九功合六府與三事也九敘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

詩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

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金鐸木鐸者所以象文武而已
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
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爲教者與

## 韶

漢志云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書云九
功惟敘九敘惟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丹朱在賓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下管鞀鼓（下堂下之樂也）合止柷敔（合樂用柷止樂用敔）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 武

按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

武志也言武志前講武其事也大武之舞作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由周人始作濩樂而今乎用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　周禮志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詎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人也朱子王義以舞大

爲武樂爲一代大典故歷代皆稱大也。樂記云。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舞何也 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賈答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方出戰今欲象此故今舞者久而出也 欲詠歎之淫液之何也 此亦孔子問淫液聲音流液不絕之貌 對曰恐不逮事也 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衆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也 對曰及時事也 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 對曰非武坐也 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 聲音及商何也 武樂中有貪商之聲是武王貪紂天下故取之 對曰非武音也 非武樂之聲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 久立於綴也 何也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 象成功而爲樂 總干而山立 將舞之時舞人總持于盾如山

…其象也冕而舞大武語其張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孔子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二位至三位而象滅商也從第三位至四位極北而反南象克殷南迷從北第一位至二位象

…立不動武王之事也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武鷹揚之威志武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周召之治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盛威於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分部也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也事蚤濟也此於武王之事為蚤成久立於綴綴行綴之位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

○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里

周禮遂人曰五家為鄰鄰則相勝比猶六鄉之比也五鄰為里里則同井里猶五比之閭也輿地

提綱云里之為言止也眾所止也

伐紂後彊理南國也從第二位至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居左右也從第三位而復于南頭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方皆宗武王爲天子矣

好惡

禮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惡而畏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一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故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節上有三

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註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敢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吾誰適從　註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狐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蒲屈大都耦國是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故不知所從

鄰

【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為比而遂人又曰五家為鄰比則親之至鄰則相鄰近也